歐陽修集/卷03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居士集卷三十五 ◄

歐陽修集
卷三十六・居士集卷三十六

► 居士集卷三十七

墓誌七首碣一首

【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】

慶曆四年秋，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，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：「吾妻謝氏亡矣。」丐我以銘而葬焉。予未暇作。居一歲中，書七八至，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，且曰：「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、希深之妹也。希深父子為時聞人，而世顯榮。謝氏生於盛族，年二十以歸吾，凡十七年而卒。卒之夕，斂以嫁時之衣，甚矣，吾貧可知也！然謝氏怡然處之，治其家，有常法。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，而必精以旨；其衣無故新，而浣濯縫紉必潔以完；所至官舍雖庳陋，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；其平居語言容止，必怡以和。吾窮於世久矣，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，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，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，抑吾妻之助也。吾嘗與士大夫語，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，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，皆有條理。吾官吳興，或自外醉而歸，必問曰：『今日孰與飲而樂乎？』聞其賢者也則悅，否則歎曰：『君所交，皆一時賢雋，豈其屈己下之邪？惟以道德焉，故合者尤寡。今與是人飲而歡邪？』是歲南方旱，仰見飛蝗而歎曰：『今西兵未解，天下重困，盜賊暴起於江淮，而天旱且蝗如此！我為婦人，死而得君葬我，幸矣。』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，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。嗚呼！其生也迫吾之貧，而歿也又無以厚焉，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。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，歿而得此，庶幾以慰其魂，且塞予悲。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。」若此，予忍不銘？

夫人享年三十七，用夫恩封南陽縣君。二男一女。以其年七月七日，卒於高郵。梅氏世葬宛陵，以貧不能歸也，某年某月某日，葬於潤州之某鄉某原。銘曰：

高崖斷穀兮，京口之原。山蒼水深兮，土厚而堅。居之可樂兮，卜者曰然。骨肉雖土兮，魂氣則天。何必故鄉兮，然後為安。

【萬壽縣君徐氏墓誌銘〈慶曆五年〉】

河東都轉運使、天章閣待制施君，卜以慶曆五年三月某日，葬其夫人萬壽縣君於蘇州吳縣三讓鄉之陸公原，以來請銘。

夫人姓徐氏，世家通州之靜海。七歲喪其母，哀不自勝，泣曰：「母，女所恃以生者也。無母，其復能生？」因欲投水火，其父兄力止之。既長，事其繼母，則以孝聞。年若干，歸於施氏，逮事其姑，紉縫烹飪必以身，早暮寒暑飲食必以時。姑亡，哀毀得疾，逾年而後能起。生五男一女。男曰邈，舉進士，某官，知開封府太康縣；曰述、曰造，皆將作監主簿；曰迥、曰遜，尚幼。女曰錦娘。慶曆三年十一月甲子，以疾卒於河東之官舍，享年四十有三。

夫人之生也，事其繼母及姑，皆稱曰孝。及其歿也，其夫之稱曰「吾妻助我而賢」，其子之幼者曰「吾母慈我」，其長者之稱曰「吾母不以愛怠我，而以成人勖我，使我至於有立」，凡施氏外內婚姻宗族之稱者曰「夫人遇我有禮而仁」，至於妾媵左右之稱者亦曰「夫人於我仁而均」。嗚呼，夫人之行至矣！其勤而有法，其施之各有宜，可謂賢也已。若夫男子見於外，其善惡功過，可舉而書。至於婦德主內，自非死節徇難非常之事，則其幽閑淑女之行，孰得顯然列而誌之以示後？惟視其所稱與其所思，則其賢可知矣。施君，名昌言。夫人曾祖諱某。祖諱某。父諱某，以尚書都官員外郎致仕。夫生而其善可稱，未若歿而遺思之深也。悲夫！銘曰：

於惟夫人，東海之華。始來施氏，有此室家。為婦為母，勤孝勞劬。有女昔褓，今婉其裾。子綬煌煌，弟長相趨。夫爵之高，榮及親疏。厥家已成，而獨不居。千里之遠，歸魂東吳。銘以哀之，已矣嗚呼。

【長沙縣君胡氏墓誌銘】

故太子中舍張君諱某之夫人，曰長沙縣胡氏。胡氏世為某人。父諱震，官至刺史。夫人年二十七，以歸中舍君。君時為融州司理參軍，歷潭州寧鄉縣尉、鳳州兩當、福州寧德二縣令以卒。夫人之為婦也，以勤儉恭肅主張氏之祭饋，而睦其內外之宗姻。生子男二人，女一人。男曰大年、大有，皆舉進士。大年今為鄭州原武縣令，大有秘書丞。女適邵陽縣令錢奕。夫人之為也，以禮義慈嚴教育其子，故其男也有立而克嗣其世，女也適於人而宜人之家。為婦為母之道無不備，而成其夫之家，享其子之祿。以某年某月某日以疾卒，享年七十有五。又用其子之恩，追封長沙縣君。嗚呼！可謂榮矣。中舍君先以某年某月某日卒，以葬於某州某縣某鄉。夫人以某年某月某日，合葬於中舍君之墓。銘曰：

婦德之備，功施也內。銘昭其幽，以法後世。

【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〈慶曆八年〉】

太中大夫、尚書屯田郎中、上柱國王公諱利之夫人，曰李氏。李氏世家湖南，其父諱昭文，官至國子博士，贈工部侍郎。夫人年二十二歸於王氏，用夫封隆平縣君，後以其子徙封長壽縣太君。夫人為李氏女，事後母，以孝聞。及為王氏婦，逮事其舅姑，其舅姑嘗稱夫人以戒諸婦曰：「事我者當如此。」又以誡其諸女曰：「為人婦者當如此。」其為母也，有三男三女。及其老也，鼎為職方員外郎，震太子中舍，復太常博士，三子者皆有才行，而復尤好古有文，聞於當世。女皆有歸。孫男六人：曰夷仲、曰虞仲、曰於仲、曰南仲、曰武仲、曰延仲。女五人，一亦歸人矣，餘尚幼。夫人享年八十有六，以慶曆七年七月十日，終於京兆子復之官舍。用明年二月十七日，合葬於河南洛陽大樊原王公之墓。

夫人於王氏，積行累功，其德備矣，不可以遍書。書其舅姑之所嘗稱者，以見其為婦之道；書其子之賢而有立，以見其為母之方；書其子孫之眾，壽考之隆，以見其勤於其家至於有成，而終享其福之厚。嗚呼！於夫人無不足矣，而其子若孫皆曰未也，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歿，庶幾以慰無窮之哀，乃來請銘以葬。其子之友廬陵歐陽修為之銘曰：

家成於勤，德隆以壽。歸安其藏，以昌厥後。

【廣平郡太君張氏墓誌銘〈嘉祐元年〉】

故右諫議大夫、集賢院學士、贈禮部尚書號略楊公之夫人，曰廣平郡太君張氏。其先青州人，後徙為開封人也。楊公諱大雅，以文行知名於時，號有清節。夫人佐公以勤儉治其家，教子弟，和宗族，皆有法。公以明道元年四月某日薨。後二十有四年，至和二年六月某日，夫人以疾卒於高郵。以嘉祐元年十二月某日，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湖西村靈隱山祖塋之西。

夫人曾祖嗣，當五代之亂，不顯。祖平，舉三禮。太宗皇帝為晉王，署平押衙，為人剛果有智謀，以此尤見親信，官至三司鹽鐵使。父從古，莊宅副使。景德中，以殿直從李繼隆軍擊契丹，繼隆戰敗，從古入見，陳繼隆所以敗之狀，其言甚辯，稱旨。會宜州蠻叛，乃以從古為供奉官，守宜州。從古招降叛蠻，秩滿罷去，以內殿崇班馮勵代之。蠻復叛，攻宜州，斬勵而去，告邊吏曰：「得張侯守宜州，我則聽命。」即復遣從古守宜州，凡七年，蠻無事，徙知澧州。而宜州人陳進反攻嶺南，驛召從古，以為巡撫副使，與賊戰象州，斬首萬餘級。已破進，留宜州，以疾卒，宜人為立廟於州北韓婆嶺。慶曆中，蠻賊區希範攻宜、桂，轉運使杜杞禱兵於廟下，更其名曰制勝嶺，至今宜人祠之。

蓋楊氏自漢以來，世有令譽，迨公千餘歲，常有顯人。而張氏威烈，信於一方。楊氏以德，張氏以功，合二族之美，而夫人為淑女，為賢婦母，享年六十，以壽終。公先娶漳南縣君張氏，生子二人：曰洎，虞部員外郎；曰浚，殿中丞。女三人，長適國子博士袁成師，次大理寺丞李嚴，次殿中丞溫嗣良。夫人生子男四人：曰泳，大理寺丞；曰漸，奉禮郎；曰沆，太子中舍；曰渢，衛尉寺丞。有女一人，歸於修。女之適李氏者，今封武原縣太君。餘女及浚、泳、漸，皆先夫人而亡。孫男十四人。嗚呼！惟德與功與賢，法皆宜銘。銘曰：

有邑清河，遂開其邦。又徙南陽，皆以夫榮。後用子封，京兆廣平。宜其夫子，有淑其聲。子孫之思，考德有銘。

【渤海縣太君高氏墓碣〈嘉祐元年〉】

故尚書兵部員外郎、知制誥、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之夫人，姓高氏，宣州宣城人也。父諱惠連，官至兵部郎中。母曰廣陵縣君句氏。陽夏公諱絳，姓謝氏。夫人有子曰景初、景溫、景平、景回。女一早卒，次適上虞縣令王存，次適大理寺丞李處厚，次若干人，未嫁。寶元二年，陽夏公卒於鄧州，以某年八月某日，葬於某所。後若干年，夫人隨其子某官於某州，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舍，遂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於公之墓。夫人初以

夫封文安縣君，後以其子封渤海縣太君。

謝氏世為名族，而陽夏公尤顯聞於時。初，公與予俱官於洛陽，而公之父太子賓客諱濤尚無恙。其子景初、景溫方為童兒，景平始生，二三女子皆幼。予日至其家，進拜賓客，見其鬢髮垂白，衣冠肅潔，貌厚而氣清，壽考君子也。退而與陽夏公遊，見其年壯誌盛，偉然方為一時名臣。而諸兒女子戲嬉尊席之間者，皆穎發而秀好。於是時，夫人以孝力事其舅為賢婦，以柔順事其夫為賢妻，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為賢母。後二三年，賓客薨於京師。又五六年，陽夏公卒於鄧。又十餘年，景初、景溫、景平皆以進士及第，景初為某官，景溫某官，景平某官。夫人於其舅與夫，為婦之禮備；於其子，立家之道成。享年若干以卒。嗚呼！予始銘賓客，又銘陽夏公，今又書夫人之事於碣，殆見謝氏更一世矣。其為之書也，宜得其詳。

【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〈嘉祐五年〉】

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，曰北海郡君王氏，濰州北海人也。皇考諱汀，舉明經不中，後為本州助教。夫人二十三，歸於吳氏。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，享年三十有七。

夫人為人，孝順勤儉。自其幼時，凡於女事，其保傅皆曰「教而不勞」；組紃織紝，其諸女皆曰「巧莫可及」。其歸於吳氏也，其母曰「自吾女適人，吾之內事無所助」；而吳氏之姑曰「自吾得此婦，吾之內事不失時」。及其卒也，太常君曰「舉吾里中有賢女者，莫如王氏」，於是娶其女弟以為繼室。而今夫人戒其家曰「凡吾吳氏之內事，惟吾女兄之法是守」，至今而不敢失。

夫人有賢子曰奎，字長文，初舉明經，為殿中丞，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，今為翰林學士、尚書兵部員外郎、知制誥。失人初用子恩，追封福壽縣君。其後長文貴顯，以夫人為請，天子曰：「近臣，吾所寵也，有請其可不從？」乃特追封夫人為北海郡君。長文號泣頓首曰：「臣奎不幸，竊享厚祿，不得及其母，而天子寵臣以此，俾以報其親，臣奎其何以報！」當是時，朝廷之士大夫，吳氏之鄉黨鄰里，皆諮嗟歎息曰：「吳氏有子矣。」嘉祐四年冬，長文請告於朝，將以明年正月丁酉，葬夫人於鄆州之魚山。夫人生三男，曰奎、奄、胃。今夫人生一男，曰參。女三人。孫男女九人。曾孫女二人。銘曰：

奎顯矣，奄早亡，胃與參，仕方強。以一子，榮一鄉。生雖不及歿有光，孫曾多有後愈昌。

【長安郡太君盧氏墓誌銘〈治平四年〉】

長安郡太君盧氏，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，端明殿學士、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。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，卒於杭州之官舍，享年九十有二。嗚呼！可以為壽矣。夫壽者，《洪範》所謂五福也。福者，百順之名也。故離之雖為五，必合而不闕其一，然後為福之備也。蓋五者，其一在人曰德，而其四在天，必有其一於己，然後能致其四。而有諸己者，或厚或薄，故其所致，亦有備有不備焉。夫老而貧且病者，是人之所哀，非福也。壽且富康，而無德以將之，謂之賊與不仁，非福也。三者具而又有德，而死非其命者，謂之不幸，非福也。故曰必不闕其一，然後為福之備者，惟夫人有之。

夫人在父母家，奉其親以孝。其歸於蔡氏也，其舅姑老，事之如其親，其歸寧於父母也，能使其舅姑不見三日必涕泣而思。其事長慈幼，既儉且勤，久而宗族和，鄉黨化。其亡也，柩自餘杭至，里閭、親戚哭之，往往有過乎哀者，問之，皆曰夫人於我有德，而人人各有述焉。嗚呼，可謂賢也已！

夫人生四子，其三皆早卒。而端明君，第二子也，獨顯赫為時名臣，自為諫官、知制誥、翰林學士、知開封府、三司使，間出知泉、福二州，福建路轉運使，出入清要，光華寵榮，以為其親之養。而夫人享此者，蓋三十有六年。端明君已顯貴，天子嘉之，曰：「有子如此，其母之賢可知。」於是有冠帔之錫。

夫人平生少疾病，雖老而耳目聰明，食生飲寒如壯者。晚從端明君於杭州，極東南富麗海陸之珍奇以為娛樂之奉，而奄然以其壽終。其於五福，可謂不闕一矣。

方夫人之盛時，凡為人子者舉觴壽其親，莫不以夫人為祝；而不幸榮不及養者，必仰天怨籲，謂薄厚不均，以不得如夫人為恨。蓋不知夫有諸己者厚，故能致其福之備也。

夫人，泉州惠安人也。曾祖諱某，祖諱某，父諱某，皆不仕。其三子：早卒者曰丕，不及仕；曰高，太康縣主簿；曰奭，福州司戶參軍。女二人，皆適士族。孫六人。曾孫三十餘人。嗚呼，盛矣！蔡氏之後，其又將大興乎！銘者，所以昭德而示後也。於是端明君之友人廬陵歐陽修為之銘曰：

維治平四年十有一月某日，孤子襄祔其母夫人盧氏於先君之墓。其縣仙遊，其裏慈孝，

其岡半井。其固其安，其千萬年之永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